

語文学习参考材料(四)

寫作方法参考

中共中央高級党校

一九六一年五月

語文學習參考材料（四）

寫作方法參考

（內部參考材料）

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

一九六一年五月

目 录

- 报纸和新的文风.....解放日报社论 (1)
- 新闻工作者要具有必要的多方面的知识.....陶铸 (5)
- 文学语言问题.....老舍 (8)
- 写文章的关.....谢觉哉 (19)
- 拿起笔来之前.....叶圣陶 (22)
- 怎样练习写稿子.....老舍 (29)
- 怎样安排.....纪纯 (33)
- 关于杂文写作的几个问题.....唐弢 (39)
- 谈修改文章.....何其芳 (52)

报纸和新的文风

解放日报社论

1942年8月4日

建立新的文风，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，同时，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。

我們已經知道报纸不仅是报导消息，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、建设党、改造工作、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。要把我們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。好的大家赞美，大家学样，坏的大家批评、大家引以为戒。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。过去一般人們对于报纸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。旧的传统是：报纸只谈上层人物的活动，或者登载仅供消遣的社会新闻，至于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里去，则是少有的。因此，报纸只是报馆工作人员的工作，讀者对它的帮助是很少的。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旧传统、旧观念的时候了。要使报纸成为我們改进工作的工具，就要使报纸的工作带着浓厚的群众性；每个机关、每个乡村、每个部队、每个学校、每个工厂都有报纸的通讯员、撰述员、热心关切报纸的人。报纸上的消息、通讯、论文，要靠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大家来供给，然后报纸的内容才能充实得起来。

不仅要积极地热心地来写，而且要写得好，写得生动活泼，能够吸引讀者。如何从事这样写作，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，这是报纸的每个工作者、每个通讯员、每个投稿者都要注意研究的问题。

在文字風格方面，報紙今天所碰到的困難是什麼呢？

報館每天也收到不少的稿件，但這些稿件中許多是不能用的。就是登出的也不是全好的。我們有流血的戰爭；我們有各種富于生命力的建設，大地的面貌在改變着，人的面貌也在改變着。寫作的材料是無窮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好的稿件却是很少。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是太多了。寫勦草一定是從下雨開始；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，黨外人士補進；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，但有缺點；寫敵後戰爭一定是掃蕩、反掃蕩、經驗教訓；寫什麼都有什麼一套。有人開玩笑說：“如果印好現成文章寄到各處，把人名地名填上去，豈不更省事嗎？”這虽是挖苦話，但從此也可看見我們的文字急需改革到什麼程度了。

有人要問：那麼究竟什麼風格才算好呢？應當學習什麼樣的文體呢？

新的文風，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。凡是動筆之先，腦中先有了一個格式，那一定要寫成“八股”。生動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縛住了。新鮮活潑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。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，跳不出它的圈外。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，是第一要事。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，必須研究它的結構，但任何好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。自己的結構，應看每次是說什麼話、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。最好的裁縫師，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；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。寫文章也一樣，不公式化就可少點“八股”氣。這是使文章寫得新鮮活潑的一個重要條件。

無論什麼文章，最要緊的莫過於內容；而內容要有新的東西。幾十字的消息或幾千字的通訊或論文都是一樣。既然提筆寫作，那麼必然是有什麼話非告訴別人不可。如無此種必需，那又何必寫作呢？寫文章應如給朋友寫信一樣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，每次有

每次不同的意思，不同的語調。給朋友写信不能按照着別人的信照抄，写文章也不能抄別人的意思或詞句。已經講过的再来重复，就有类于鹦鹉学舌，別人是不高兴听的。好在我們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，只要能鑽进生活内部来观察来寻找，那么，新材料是写不完的。

新的材料是重要的，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細致。我們常喜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，但这些籠統的空洞的話常使人摸不着头脑。譬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进步，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样，現在做工作是怎样，以前看問題是如何，現在看問題是如何。用抽象的話來說，就好像霧中看人，若見若不見。用具体的事情來說，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，听見人的声音，使人覺得真切实在。但要写得具体真切，先要自己懂得具体真切。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、輪廓的、漫画般的观察，而对于自己所要写的事情，有仔細的研究，有周密的观察，才能办到。

要写得具体深刻，还須要把題目范围定得小些。我們常有一种坏习惯，喜欢定大題目。題目大了，侧面也就多了，内容也就复杂了。假如自己对于問題沒有真知卓見，自然就要拿別人的旧話来湊数。这样不就成了万金油八挂丹之类百病百医而又一无所医的东西么？这样又怎能使文字写得不枯燥、不呆板、不奄奄无生气呢？如果把題目范围定得小些，則自己要說明的問題，既容易使之突出，同时，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到。这又是建立新的文風所要注意的。

說話的对象是誰？这也是提笔以前首先要弄清楚。对一种人有一种話，上什么山唱什么歌。我們要知道听话的是什么人，他們的生活如何，需要的是什么，想着什么事情，喜欢什么，討厭什么，然后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动他們的心弦。报纸的讀者，一般是固定的，但每篇作品也还应有其比較特殊的对象。写作的时候，应

当設想好，象自己是在面对着自已的讀者說話，那样，我們的話說出来就会亲切有味，而不会隔靴搔痒、枯燥无味了。

总结一句，要充实报纸的内容，要把文字写好，就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是写什么材料，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。我們还不会从丰富的群众生活中去发掘材料。我們还没有認真去接近群众生活。我們还不善于用調查研究的方法，去发现群众生活中的新的事情。我們还不善于搜集片断的談話，零星的事实，加以組織、醞釀，变成自己写作的題材。因此，写作的材料，是应当而且只有从群众的生活中去求得的。至于语言，当然不是說堆集使人头昏的形容詞之类。问题在于我們的语言常常太单调太枯燥，难以恰当而有力地表达我們的思想和情感。而语言的技巧，对于宣传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。要使語言丰富，必須学习民众語言，必須多讀好的文艺作品。这是作文字活动的人必須致力学习、致力鍛炼的。

建立新的文風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。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。有些人草率从事，写作之前既无仔細研究，写作之后，又不慎重修改，稿紙写完，万事大吉。这是不对的。另外有些人，因为新的文風尚未建立，就擱笔不写，这也是不应当的。須知利用报纸，为报纸写稿，是每个党员和党外朋友不可推卸的責任。而废除党八股，建立新文風，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。

新聞工作者要具有必要的多方面的知識

陶 鑄

新聞工作是文字工作，需要講求文字的表現的工夫，需要講求技巧。新聞工作者是靠寫文章吃飯的人，可是不時又感到寫文章很苦。這无非是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好寫，或者有意見而表達不出來。可見寫文章存在有兩個方面的問題，一個方面是思想感情問題，一個方面是文字技巧問題。前者是基本的，而後者也很重要。我們大都讀過《古文評注》的一些文章。我們讀王勃的《滕王閣序》總不若讀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、李密的《陳情表》之受感動。這无非是《滕王閣序》雖然寫得音韻鏗鏘，詞彙豐富，很有文采，可是空話連篇，沒有思想感情；而《出師表》、《陳情表》則老老實實地寫來，但感情卻較真摯之故。只要思想明確，感情豐富，儘管文字技巧差一些，也是可以寫出比較好的文章來的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說，文字技巧不重要。比如，我接觸過一些農村基層幹部，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感情可強烈了，對黨的愛戴、對總路線的擁護堅定得很；可是，你要他寫報道、寫社論，那可不行，因為他們還沒有掌握文字技巧。可見文字技巧也是很重要的，要不然，我們就沒有必要去組織專業的新聞隊伍，沒有必要去培養“秀才”了。我們之所以要有專業隊伍、要培養“秀才”，用意無非是要有一批人，能夠把文章寫得準確、鮮明、生動，使人們看了無限信服，感到無懈可擊，為之感動奮發，為之擊節贊賞。這樣一來，通過他們的筆杆，把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的思想，把黨的政策，準確而有力地傳播到人民群眾當中，牢牢地抓住人民群眾的心。

我看，現在報紙上好的新聞、通訊、標題、文章都不多，要用很大的力量來改進。比較大量存在的毛病，一是格式單調。看來大家都在模仿一兩種格式，模仿某一兩篇作品，結果是每篇文章、通訊，總是象一個餅印印出來的那樣。再就是語彙貧乏，“語言無味，象個癩三”。一篇文章、通訊，翻來復去，無非是“必須”、“應該”、“偉大”、“光輝”等字樣，難于找到新穎、貼切的詞彙，經過錘煉的好句，更難找到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。我們中國的文字，常用的不過一兩千，但運用起來，千變萬化。好象下象棋那樣，棋子只有三十二個，但名手下棋，從來不會有一局下得同個樣子的。既然新聞工作者靠寫文章吃飯，那就必須在文字方面下工夫，要求寫出的東西思想性很強，感情很豐富，格調清新，文采奪目，合乎毛主席所提出的“情文並茂”的境界。

有人認為，解決這一問題只要學點文法，看點文藝書，那就夠了。我以為不盡然。這不僅僅要提高文字技巧，更重要的是增長多方面的知識。一句話，就是要多讀書。談到讀書，最根本的一條是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，學習毛澤東思想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知識，學點哲學，學點政治經濟學。黨的政策，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文章，要很好學習、研究。除此以外，還應當讀點有關生產知識、技術知識、歷史知識、文學知識的書。例如《資治通鑑》就很可以讀一讀，以增加歷史知識。詩詞歌賦讀一點，也可以從中吸取一些有生命的詞彙，豐富文章的色彩。李杜之詩、蘇辛之詞就很值得一讀。諸如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今古奇觀》等等，也可以翻翻。外國書也可以讀一點，諸如《天方夜譚》、《伊索寓言》以及名家小說也可以看看。我們既然在廣東工作，那麼，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也是可以讀讀的。當然，讀這些書，並不是叫大家在那里找立場、觀點，只是從中增長知識。這些書，亦無須

乎讀得太認真，只要在有空的時候，隨便翻翻，日積月累，我們的頭腦也就慢慢地充實起來，寫文章也不會老是干巴巴的了。

總之，我們搖筆杆的人，都要下很大的決心去增長知識。毛主席的淵博，固然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學得到；但是，毛主席的刻苦治學精神，則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必須學的。魯迅先生寫過兩句詩：“我有一言應記取，文章得失不由天”。可見他是強調文章要下苦工，不賴天賦的。只要持之以恆，就期以十年吧，大家如果能夠拿十年的時間，經過認真的努力，我想是可以大有所成的。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政策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，以達到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覺悟的目的。

（《思想·感情·文采》一文節錄。

原載《上游》1960年第一期）

文学語言問題

老舍

同志們：

很慚愧沒有能够很好地准备出来这个报告，因为实在是太忙。

大家提出了一些問題，这些問題也有我能够回答的，也有我不能回答的，我就尽我知道的来談一談。

当前报纸語言中存在哪些缺点？

关于这个問題我想这样来回答：

我感到就語言方面来講，現在我們的报纸有很大的进步。我們的許多报纸比起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起码有这样—一个好处——就是我們报纸的語言还没有十分形成一种新聞笔調。在西洋搞文艺的人可分成两种：一种是真正的作家，一种是新聞記者。新聞記者也可能进行創作，写出一本戏剧、一本小說。但是，他們的新聞笔調却是他的致命伤，他很难由一个新聞記者变成一个作家。这就是吃了新聞笔調的亏。

什么叫作新聞笔調呢？

就是写得很膚浅。什么事情都只写上几句，对人物思想感情缺乏深入的分析，甚至很庸俗。一般地說，記者总是报道一些专栏的东西。有的人专报道运动，有的人专报道工业，有的专门报道戏剧。他們好像很熟悉业务。如报道戏剧的虽然并不懂得艺术，但是对艺术的某些专用名詞和術語是知道的。因此，他們写出来的文章充滿了某些专业術語和名詞，充滿了假充內行的气味。讓人家看起来，有

的时候看不懂，有的时候看了感到非常討厭。在西洋，一本小說，一本戏剧，如果被批評为有新聞笔調，这个东西就很糟。就意味着沒有深厚的感情，沒有什么高深的思想，格調不高，所說的話都是老一套。

我們的新聞界比他們要好，我們沒有十分形成新聞笔調。但我說沒有十分，大概还是有一、二分。在回答報紙語言中存在哪些缺点这个問題时，我認为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。

那么表現在什么地方呢？

· 比如我們報紙上的語言就很貧乏。凡是說到火光时，必定說“火光熊熊”。凡是說到天剛亮，必定說“天空已作魚肚色”。我們的記者往往有这一套修辭，大家都是这样用，所以看起来報紙上的語言是很貧乏的。本来記者是想使文章漂亮些，但这种人云亦云的修辭，很庸俗，不仅不能使文章增色，反而讓人一看就够。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毛病。

第二点，就是文章說是有个套子，比如写訪問記吧，总是先說天气，然后說小院子，然后說主人出来談了些什么話……。不管是訪問这个或那个人，文章的结构总少变的。

第三点，就是文章累贅，不扼要，不概括，一写就是很多字，很多話，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廢話。沒有抓住要点，沒有用最动人的、生动的詞句表現出来，使人得到一个深刻印象。

跟这个缺点相反，有的时候表現虽扼要，很簡潔。但是又缺乏生动。比如，苏加諾总统来了，吳努总理来了，但是从我們的報紙上看不到貴賓的形象。在我們的报道上总是說：欢迎者万人夹道欢呼。至于苏加諾总统长得什么样，那就只好看照片。这就是缺乏报道的文艺性。在报道中只是描写了欢迎者有多少万人，怎么熱鬧。这样，貴賓看了就不会高兴，因为这里只描写我們自己，沒有描写

客人。这种缺陷，就使我們的报道不够生动。

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语法不通。这当然是比較少的现象。有时报纸上也出現一些記者自己生造的詞，象“但却”这样的詞，自古以来沒有人这样用过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記者的發明，但是今天的报纸上是还有这样的用法。今天我們講語言规范化，就不应该这样用。

这几点是我想到的我們报纸語言上存在的一些缺点。

現在就談第二个問題：

新聞工作者应该怎样來加强文学語言的修养， 改进报纸的語言？

关于这个問題我只能一般地說一說，我們不能够专講記者的特殊修养，因为我沒有作过記者。但是，我們也可以說是同行，因为我們都是語言的使用者。我写东西用語言，你写东西也用語言。从这一点來談，那么語言的使用者进一步就应该成为語言艺术家。……

一般來說，我覺得报纸上的語言有些干巴巴的。現在的某些作家也有这样的毛病。我們的文学語言（包括新聞語言）似乎是太单調了。特别是我們今天講“百花齐放”，那么我們語言使用者就应该在語言使用上作到“百花齐放”。因为語言是我們的工具，尽管語言是一样的，尽管个人都是报道某一件事情，但是十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十个样子，这就是我們在語言上表現出来的“百花齐放”。这是我們应该有的一个願望。我們作家写东西，記者們写东西，在語言上应该表現出“百花齐放”的精神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風格。要作到这一点，就需要下一番功夫。

首先，我們应该學習一点古人的語言。我們是使用語言的人，語言是历史上遺留下来的，不能說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全是解放之

后創造的，就沒有一个古代的字。事实上，在我們的口語里有很多有表現力的古代的話。这是当然的，因为語言是从人类历史上發展下来的。我記得“五一”节的时候，彭真市长在天安門上講話的时候用了“兢兢业业”四个字。这四个字不是今天創造的，而是老話，是一句有表現力的成語，很难找到相同的字来代替。还有我們平常所說的“各有千秋”這句話，也就沒有别的恰当話可以用来代替。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說：你半斤，我八兩，咱們各有长处，各有短处，所以我們两个人相互之間就不應該存有任何歧視。这样的解釋就麻煩了。一个作家，一个記者須要使自己的文字簡練，因此象这些辭我們就要用。我們学一些古代的語言，学会把这些有表現力的而且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詞运用起来。

那么，这里就有一个問題了。有些讀者說，我們不懂得什么叫作“各有千秋”，怎么办呢？据我看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們不必太害怕，只要我們不是故意表現自己有學問。如果为了故意渲染自己，乱用某些陳詞濫調，那是不对的。象“平分秋色”、“兢兢业业”、“战战兢兢”、“各有千秋”这些有生命力的詞，本来是在人們口头上长期保留下来的，我們为什么不用呢？这是我們要注意的一点。我們不可以展覽自己的學問，夸耀自己學問的文章永远不会是好文章。但这些从古代遺留下来的好东西，我們是有責任来繼承它的。

另一方面，今天我們的詞彙貧乏，語言單調，是因为我們缺乏对古典作品的涉獵。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多是千錘百煉的。我們从这里面學習，可以使我們認識我們語言的特質。我們今天不会运用語言，就是沒有充分了解到我們語言的特質。因此，就沒有很好地發揮我們語言所有的美。我們写得不够美。如果我們念一首好的旧詩，我們就知道古人作詩，真是把我們文字所有的潛力都發掘出来了。这点对我們今天來說是非常有用的。古人語言概括力很是强的。当

然，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已有不同。古人写诗是用文言，而我们今天写东西是用白话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放弃白话不用，而是说古人这种概括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这句话的“绿”字在原稿上换了好几次，原来是“入”字，以后又改成“过”，“到”、“满”，最后用了一个非常通俗有概括力的“绿”字。这一个字就可以表现出草发芽，柳色青，包括着春天带来的很多形象。我们今天写东西固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推敲，同时又因为我们写的多是散文，也不同于写诗。但是这个方法，是应该学习的，这个愿望是应该有的。这样就可以纠正我们随用词的毛病。

我们用字的毛病是概括力小，不能把所写的一件事情准确地说明。古人用一个字就概括很多事情。我们的语言应该精简一番，看谁写的字最少而概括的东西最多。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一些古典作品很有好处。我们不要怕古典文学，不管是李白的，还是杜甫的，懂得的就念，不懂的就放在一边。其实尽是典故的就不是好诗，好诗是明白易懂的。我们需要读这些东西，但也不必用太多的时间，吃太多的苦头。

还有比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这句诗里的“闹”字，对老干部说是特别亲切。大家常说“闹革命”、“闹肃反”、“闹三反”呀！这个“闹”字在这里的意思说：春天来了，蝴蝶、蜜蜂都在杏枝上嗡嗡乱飞，所以说“闹”。在这里没有说明蝴蝶乱飞，蜜蜂嗡嗡，可是读起来就有这种感觉，这就是文艺。这就是古人用字的概括能力。所以，古人说“一字值千金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千多年以前所写的东西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文艺里的珍宝。

我们作新闻工作的同志应该学习这种本领。我们现在尽管用现代的语言，但是这种方法是值得学习的。我奉劝大家买一部旧诗，李白的，杜甫的，白居易的都可以。不必专门去下功夫，可以在睡

覽前時兩首。這些書印的字大，近視眼也看得清楚。背誦上几首，也不是太困難。

古典語言的聲音美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，因為我們的語言有一個特質，是有聲的語言。這點在很多民族語言里是沒有的。中國的漢語是有聲的，如北京話就有四聲。在散文里可以把聲音的美表現出來，詩就更不要說了。詩是非常嚴格地要求具有聲音美的，它每句一定要把平仄很好地排列起來。你念一句舊詩、舊詞，就能充分明白漢語言聲音的美。昆曲唱起來所以那麼好聽，就是因為昆曲比詩詞聲音的要求更嚴格。

現在儘管我們是寫散文，但是對聲音的美也應該注意。我寫散文看起來好像非常隨便，但是我並不是隨便寫的。比如：我寫散文上一句是用“了”字結句，因“了”是仄聲，第二句我就用個平聲。這樣的白話文念起來就好聽。侯寶林的相聲很好聽，就是因為他有語言聲音的美。有的同志感到平仄聲非常難分，其實並不难。凡是拉長聲音的就是平聲，不能拉長的聲音就是仄聲。象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宮降吉祥”這付對聯就是有平仄聲的。“事”字是仄聲，“祥”字是平聲。在散文里注意運用平仄聲，念起來就會好聽。如果不注意平仄，念起來難念，聽起來也不好聽。所以，無論在詩詞或者曲藝里都發揮這個優點。當然我們不必要嚴格地遵守這種老格式。但是如果能運用上聲音的美就會使你的散文漂亮很多。有人說：白話文不能念。這不正確。寫的人沒有注意語言聲音的調諧，所以不好念。好的話劇台詞與好的相聲，還有好的京戲中的道白，都是把平仄安排得調諧，所以說起來念起來都很好聽。

向古人學習語言藝術，還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對仗。什麼叫做對仗呢？

以“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”為例吧。詳細的分析起來：烽

火、家書都是名詞。連和抵都是動詞。三和万都是數目字。月和金又都是名詞。這種語句的對稱和辭的對稱就是對仗。有人認為在白話文里不容易寫出對仗，不然，白話文不需要嚴格的講求對仗。但是，如果我們稍微注意一點還是有好處的。這樣就可以使文章挺拔、有力量。我隨便舉一個例子，比如：“你要隨隨便便，我就馬馬虎虎”，這樣就對起來了。再比如：“你覺得你說的是順口成章，我覺得你說的是胡說八道”。這樣又對起來了。我們寫白話文，不需每一句都對仗，只要在一段里有這樣一兩個句對仗，就可以使文章增加色彩和力量。我們不迷信古人，但是古人的好處須學過來，從而超越前人。

• 另一個要注意的是音節問題。

今天我們的白話詩、散文、歌詞，往往吃了不知道語言音節的虧。“烽火——連三月，家書——抵萬金”。是分成兩節的。七言詩則是分成三節：“春色——滿園——關不住，一枝——紅杏——出牆來”。這種音節不是偶然作成的，而是按照語言的本質創造出來的。我們了解了音節，作歌詞就方便多了，就不致於一點音節沒有了。

在作散文的時候，因為音節的關係，不要把句子造得太長。長句幾乎是我們現在的通病。當然，有時候長句子是必要的，因為我們現在所寫的東西和古代不同，有許多新的道理，往往因為邏輯性的關係，非長句子不能說明。但我總是不願意作長句子，長句不易掌握音節。如果能把長句分成兩三個短句，或者就能保持語言音節的美好。

為什麼有些人不願意翻譯的東西呢？就是原文句子很長，翻譯時不能不忠實於原文，結果長句很多，念起來很頭痛，念到後半句，忘了前半句。

、我們在古典文學中看出它概括的力量強、聲音美、對仗工、音